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詩話

二
四

大詩抄
隨園全集
卷之四

戊午年
校正精鈔

隨園詩話

文明書局藏版

上海文明書局藏版

隨園詩話卷一

倉山居士著

古英雄未遇時都無大志。非止鄧禹希文學。馬武望督郵也。晉文公有妻有馬。不肯去齊。光武貧時與李通訟逋租於嚴尤。尤奇而目之。光武歸。謂李通曰。嚴君寧目公耶。窺其意。以得嚴君一盼為榮。韓蘄王為小卒時。相士言其日後封王。韓大怒。以為侮己。奮拳毆之。都是一般見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詠懷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時詩也。玩其詞。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及其為七省經略。在金中丞席上云。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誰為濟世才。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烟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張桐城相公。則自翰林至作首相。詩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陰春水曲。花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云。誰憐七十龍鍾叟。騎馬踏冰星滿天。和 皇上風箏云。九霄日近增華色。四野風多仗寶繩。押繩字韻。寄託遙深。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甚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為之格。誰為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況禹皋之歌。不同乎三百篇。

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野浪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為七子。再傳而為鍾譚。為公安。又再傳而為虞山。率皆攻排詆呵。自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玉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子耐圃相公。構蔬香閣。種菜數畦。題一聯云。今日正宜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對聯云。此味易知。但須綠野秋來種。對他有味。只恐蒼生面色多。兩人都用真西山語。而胸襟氣象。却迥不侔。

落第詩唐人極多。本朝程魚門云。也應有淚流知己。只覺無顏對俗人。陳梅岑云。得原有命他休問。壯不如人後可知。家香亭云。共說文章原有價。若論僥倖豈無人。又云。愁看童僕淒涼色。怕讀親朋慰藉書。王菊莊云。親朋共悵登程日。鄉里先傳下第名。皆可與唐人頡頏。然讀姚武功云。須鑿燕然山上石。登科記裏是聞名。則爽然若失矣。讀唐青臣云。不第遠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當門卧搖尾。則吃吃笑不休矣。其他如不辭更寫公卿卷。恰是難修骨肉書。失意雅不愜。見花如見仇。路逢白面郎。醉簪花滿頭。杜坐公車行萬里。譬如閒看華山來。鄉連南渡思菰米。淚滴東風。

避杏花俱妙

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為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選尚有用定後不愜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為之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仁叔一生只傳此二句某擬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載人別離月照人離別其人一生所傳亦只此四句

金聖歎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闌夜雨四面掛僧衣殊清絕

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詩集若干佳句云船衝宿鷺排檣起燈引秋蚊入帳飛其他首未能稱是嵩亭上人題活埋菴云誰把菴名號活埋令人千古費疑猜我今豈是輕生者只為從前死過來周道士鶴雛有句云大道得從心死後此身誤在我生前兩詩於禪理俱有所得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歲起居叔父於廣西撫軍金震方先生一見有國士之目特疏薦博學宏詞首叙年齒再夸文學并云臣朝夕觀其為人性情恬淡舉止安詳國家應運生才必為大成之器

一時司道爭來探問公每見屬吏談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詩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動作余在屏後聞之竊喜探公見客必隨而竊聽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萬里闕前修薦表百官座上歎文章

益實事也。公有詩集數卷。歿後無從編輯。僅記其答幕友祝壽云。浮生虛逐黃雲度。高士羣歌白雪來。題八桂堂云。盡日天香生畫戟。有時鶴舞到匡床。想見撫粵九年。政簡刑清光景。

己未朝考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余欲刻畫想字。有句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為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厚議始息。余之得與館選。受尹公知。從此始。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余獻詩云。琴爨已成焦尾斷。風高重轉落花紅。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年纔三十。人呼小尹。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進士。以道員挂誤。候補河南。年七十矣。尹知為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鬢嘆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公應聲曰。不然。君獨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風流。

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庚辰十年。為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尚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餘次。一時材官僉從。為送兩家詩。至於馬疲人倦。尚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於吳江。尚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徧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適枚過蘇。見此札。遂獻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公喜。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須用美人兵。莫向床頭笑曳兵之句。益探枚方娶妾。

故也。其好諧謔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獲稻歸。飲於公所。酒畢。與諸公子夜談。公從堂後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憶。盍早歸乎。余題札後云。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嬾桃李。五更結子要風催。除夕。公賜食物。枚以詩謝。末首云。知公得韻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公見之大笑。

託冢宰庸。字師健。作江寧方伯時。潘明府誥極言公風雅。強余入謁。果一見如平生。懽讀其送人赴陝詩云。潞河冰合悲風生。欲曙不曙鳥飛鳴。寒山厯厯路不盡。班馬蕭蕭君獨行。公孫閣下正延士。博望關西方用兵。北去知君未即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音節可愛。遂獻公二律。前四句云。七十神仙海鶴姿。六年人悔見君遲。學窮宋理談偏妙。詩合唐音自不知。次日。公過訪隨園。坐定。忽正色曰。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未知肯否。余愕然。問何物。公笑出袖中和韻詩第二句。仍是六年人悔見公遲七字耳。彼此默然。兩人詩都遺失。余只記押心字韻。尹相國和云。若非元老憐才意。爭動閒雲出岫心。

以昌黎之崛強。宜鄙俳體矣。而滕王閣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榮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詩曰。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以黃山谷之奧峭。宜薄西崑矣。而詩云。元之若砥柱。大年若霜鵠。王楊立本朝。與世作邪郭。今人未窺韓柳門戶。而先掃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輕溫李。何蜉蝣之多也。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子陵語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光武語也。兩人同學。故言語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彙。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羣書。廣採風土。然後成文。果能才藻富豔。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而抄誦之者。亦無有也。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以多為貴者。誤矣。

樂府二字。是官監之名。見霍光張放兩傳。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久矣失傳。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詞合寫。易至舛誤。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為平闕中。上之回為克官渡。共十二曲。亦不襲漢晉人。改思悲翁為宣受命。朱鷺為靈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襲魏唐。太白長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已詩。少陵張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已詩。而創為新樂府。元稹序杜詩。言之甚詳。鄭樵亦言。今之樂府。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與詩之失傳一也。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皆與題無涉。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為祕本。而字摹句倣之。如畫鬼魅。鑿空無據。且必置之卷首。以撐門面。猶之自標門闕。稱乃祖乃宗。絕大官銜。而不知其無干於己也。

左氏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鵲奔。趙孟斥之曰。牀第之言不踰閭。非使人之所聞也。

然則其他之賦野有蔓草有女同車及擗兮者其非淫奔之詩明矣

庚字古音同岡故字法康從庚漢以前無讀羹者慶字古音同羌漢以前無讀磬者今字古音同連入先仙韻轉去聲作戀漢以前無讀靈者

文選詩有五韻七韻者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偶也

陸放翁燒灰除菜蝗蝗字作仄聲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但字作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黃祖不憐鸚鵡客志公偏賞麒麟兒麒字作仄聲王建贈李僕射詩每日城南空挑戰挑字作仄聲贈田侍中詩綠窗紅燈酒燈字作仄聲皆本白香山之以司為四琵琶為別凝脂為佞紅橋三百九十橋十字讀謀也韓愈岳陽樓詩宇宙隘而妨妨作訪音東都詩新輩只朝評評作病音元稹東南行百韻詩徵俸封魚租封音俸店卧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怪音乖嶺南詩聯遊虧片玉洞照失明鑒鑒音聞夜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幙張音丈苦思正旦酌白雪閒觀風色動青旂正旦讀作真丹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扇平聲膏去聲李商隱石城詩簾冰將飄枕簾烘不隱鉤自註冰去聲陸龜蒙包山詩海客施明珠湘麤料淨食自註料平聲朱竹垞山塘紀事詩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階阼音祖杜少陵用中興中酒王氣貞觀等字忽平忽仄隨其所便大抵相如之相燈檠之檠親迎之迎親家之親寧馨之馨蒲桃之蒲鄭侯之鄭馬援之援別離之離急難之難上應之應判捨之判量移之量處分之分范蠡之蠡稱衡之稱伍員之

員皆平仄兩用。

宋人雪詩待伴不嫌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已新矣。鄭所南雪詩。搗戰素手白相敵。酒潮上臉紅不鮮。更新。蕭德藻梅花詩。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已新矣。徐巢友梅詩。過牆新水滴。眠鶴壓屋冷雲眠定僧。更新。

三餘編言詩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傳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過峨嵋。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百餘里。縣治左右無江。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長安無八川。嚴冬友曰。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謂涇渭灃澠滻瀋潏潏也。至宋時則無矣。

人稱才大者。如萬里黃河與泥沙俱下。余以為此麤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濤浴日。所見皆金銀宮闕。奇花異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詩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酌句。余道作者自命。當作名家。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不可自命為大家。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常規將心餘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顏唐。才人膽大也。心餘以為然。

凡神廟扁對。難其用成語而有味。或造倉頡廟求扁。侯明經嘉繡提筆書。始制文字四字。人人叫絕。或求戲臺對聯。姚念茲集唐句行。此曲祇應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間無。又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妝濃抹總相宜。蘇州戲館集句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俱妙。或題諸葛廟。用丞相祠堂四字亦雅切。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魏泰譏山谷得機羽而失鵬鵬。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
屑用之字。而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王弼州曰。以山谷詩為瘦硬。有類驢夫脚跟。惡僧藜杖。東
坡讀山谷詩。如食蠶蜂。恐發風動氣。郭功甫云。山谷作詩。必費如許氣力。為是甚。處林父軒云。蘇詩
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黃詩如女子見人。先有許多妝裹作相。此蘇黃兩公之優劣也。余嘗
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畢竟味劣。

徐凝詠瀑布詩云。萬古常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語。而東坡以為惡詩。嫌其未超脫也。
然東坡海棠詩云。未唇得酒暈生臉。翠袖捲紗紅映肌。似此徐詩更惡矣。人震蘇公之名。不敢掉
聲。此應邵所謂隨聲者多。審音者少也。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蓋自矜風骨也。余不以為然。寄書規之云。人在世間。如何能不
受人恩。古人如陶靖節之高。而以乞一頓食。至於冥報。相貽杜少陵。以稷契自許。而感孫宰存郵。
至於願結弟兄。范文正公是何等人。而以晏公一薦。故終身執門生之禮。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
聖人之所不諱也。若商賈意太史之詩。則不然。曰。名心未了難遁世。晚景無多怕受恩。蔣荅生太
史之詩。亦不然。曰。不是微禽敢辭惠。只愁無處覓金環。此皆不立身分。而身分彌高。

山陰胡天游稚威。以曠代才。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其待之之厚。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溪
生也。館於其家。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蒲萄曰。彼實垂垂矣。若能以儻淮險韻。刻劃其狀。當令某

伶進酒為懽。稚威刻燭二寸。成四十韻。其警句云。一樹微藏曉。添幽得小齋。擎藤高屋起。縛架碧霄排。翻水層飾網。行天爪擲釵。枝驚千釘錯。結古百繩僂。見擬通身膽。環雕出目蛙。巧懸漚泡住。危累彈丸佳。多覺欺隣棗。貧猶敵庾鮪。粉粘雲母膩。光逼水晶檣。軟謝金刀切。津宜貝齒沾。人窺雨餘館。涼破日斜階。寒別關門遠。肥憐壤性乖。豈知根入塞。不比橘踰淮。一時傳誦。後乾隆辛卯冬日。嚴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偶談及稚威。以險韻詠蒲桃事。沈因指席間橄欖。命其門人陳梅岑云。汝能以十三覃韻賦此乎。陳即席成二十韻。警句云。青子當秋熟。評芳自嶺南。嘉名忠可喻。真意諫同參。種類炎方別。林園壯月探。陰還連野屋。高欲逼層巖。摘去梯難架。收來杖易擔。求溫憑茗裏。致遠藉筒函。買或論千百。嘗應只二三。顰眉今莫訴。苦口舊曾諳。細共檳榔嚼。香逾豈菹含。討尋偏耐久。風格在回甘。核試花生燭。仁挑栗綴簪。幸登君子席。佳話並傳柑。余亦在席上。命門人楊蓉裳仿之。詠錢云。魚伯飛來後。平添利海波。斷銅耶水曲。鑄幣歷山阿。輕影翻鯨甲。花紋皺鳳羅。五銖工剪鑿。四柱細摩挲。輪郭分烏渡。文章備隸蝌。好從牀腳繞。誰向夢中磨。蕭庫懸標榜。吳宮衛甲戈。營中贖才士。帳下買青娥。藏處同牛乳。行來倩馬馱。無緣休慕孔。有癖定歸和。積害千緡朽。當筵一擲多。裁皮噴大業。剪葉記閑婆。只我偏窮薄。終年數輒輒。逐貧空有賦。得寶不成歌。壁立已如此。囊空將奈何。畫又三十塊。掛壁羨東坡。陳楊二君。年未弱冠。

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梅翁改杜詩。人以為妄。余以為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

必有反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挾摘於字句間。雖六經頗有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余甲戌春往揚州。過宏濟寺。見題壁云。隨着鐘聲入梵宮。憑誰一喝耳雙聾。杪櫺不解無言旨。孤負拈花一笑中。山水爭留文字緣。脚跟猶帶九州烟。現身莫問三生事。找到人間廿四年。末無姓名。但著茗生二字。余錄其詩。歸訪年餘。熊滌齋先生告以茗生姓蔣名士銓。江西才子也。且為通其意。茗生乃寄余詩云。鴻爪春泥迹偶存。三生文字繫精魂。神交豈但同傾蓋。知己從來勝感恩。己而入丁丑翰林。假歸僑寓金陵。與余交好。壬申春。余過良鄉。見旅店題詩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末亦無姓名。但書篁村二字。余和其詩。有好疊花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隔十三年。勞宗發觀察來江南云。渠宰良鄉時。見店壁有此二詩。為館欽差故主人將圻去。心甚愛之。抄詩請於制府方敏愬公。方亦欣賞。諭令勿圻。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許人。壬辰在梁瑤峰方伯署中。晤篁村。方知姓陶名元藻。會稽諸生也。以此語告陶。陶感三人之知己。而傷方勞二公之已亡。重賦云。匹馬曾從燕薊趨。橋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曠世星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笑長吟忘歲月。翻勞相訪徧江湖。秦淮河上敦槃會。應識今吾即故吾。三間老屋夕陽村。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蘸墨。華鐙紅照舊題痕。不教畫墁傭奴易。便勝紗籠佛殿尊。惆悵憐才

青眼客。幾番剪紙為招魂。

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奩絕調。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沈歸愚尚書。選國朝詩。擯而不錄。何所見之狹也。嘗作書難之曰。關雎為國風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刪詩。亦存鄭衛。公何獨不選次回詩。沈亦無以答也。唐李飛譏元白詩。纖豔不逞。為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或云飛此言。見於杜牧集中。牧祖佑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詩譏之。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

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訶責。余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為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譊然。

高文良公夫人。名琬。字李玉。蔡將軍毓榮之女。尚書珽之妹也。其母國色。相傳為吳宮舊人。夫人生而明豔。嫺雅能詩。公巡撫蘇州。與總督某不合。屢為所傾。而公卓然孤立。詠白燕第五句云。有色何曾相假借。沉思未對。適夫人至。代握筆曰。不羣仍恐太分明。蓋規之也。夫人博極羣書。兼通政治。文良公之奏疏文檄等作。每與商定。詩集不傳。記其詠九華峰寺云。蘿壁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厨有蠹蟬。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剩有枯禪守故林。此為其父平吳逆後。獲咎歸空門而作也。

宋荅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多於憶民詩。此苛論也。亦腐論也。關雎一篇。文王輒轉反側。

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厄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耶。

詩人陳製錦。字組雲。居南門外。與報恩寺塔相近。樊明徵秀才贈詩云。南郊風物是誰真。不在山巔與水濱。仰首陸離低首誦。長干一塔一詩人。陳嫌不佳。余曰。渠用意極妙。惜未醒耳。若改仰首欲攀低首拜。則精神全出。僅易三字耳。陳為雀躍。樊博學好古。尤精篆隸之學。余所得兩漢金石文字。皆所贈也。卒後余挽聯云。地下又添高士伴。生前原當古人看。

靖逆侯張勇。字非熊。國初定鼎。即仗劍出關。求見英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肅。知吳三桂將反。命子雲翼聞道入都。首發其奸。聖祖親解御袍賜之。功成後。謚襄壯。相傳其封公夢夏侯愐而生。侯薨後。葬墳掘地。得夏侯碑碣。亦一奇也。性好吟詩。過崆峒云。蚩尤戰後久消兵。此處猶存訪道名。萬里山河塵不起。松風常帶鳳鸞聲。

人謀事久而不得。則意思轉淡。何士顯秀才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真悟後語也。其他如貧猶買笑為身累。老尚多情或壽徵。書因補讀隨時展。詩為留刪盡數抄。皆不愧風人之旨。歿後余聞信。飛遣人到其家。搜取詩稿。得三百餘首。為付梓行世。板藏隨園。

余宰沭陽時。淮安諸生呂文光。館於沭之吳姓家。其弟子某赴童子試。呂為代倩文字。被余偵獲。愛其能文。不加之罪。且延為西席。以姨妻之。和余春草云。綿力漫言承露薄。靈根自信濟人多。又云。託根何必蓬萊上。得氣均沾雨露中。余笑曰。此縣令詩。不能作翰林者。已而果中辛未進士。出知滑縣。